

# 论《地球停转之日》的生态思想

**[摘要]**《地球停转之日》是一部2008年重拍的科幻片,在世界各地上映时再次给观众带来巨大的震撼,其较之旧版在传达生态思想上更具表现力。它旨在警告人类,他们具有毁灭性的所为及所想只会毁灭地球家园。影片展现了至少三种生态思想: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现代科技的批评以及对和谐共存的呼吁。

**[关键词]**《地球停转之日》 生态批评 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科技 和谐共存

克拉图(Klaattu)是来自银河系某个星球具有智慧的生命,他乘坐飞碟来到降落在纽约。毫无入侵地球之意的他只是来警告人类,他们的挑衅行为正在结束宇宙的和平。若不停止这种野蛮的行径,人类只会面对世界末日。他轻而易举地逃脱了拘捕,并很快了解到人类这种野心勃勃的生物具有非常强的毁灭性,不管是对彼此、地球、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如此。正当克拉图启动程序毁灭一切来拯救地球本身时,他被说服去阻断了程序。最后人类得救,他却牺牲了自己。

诚然,此片所隐含的意义远非是人类抵抗外星人的入侵。近来,环境问题已变得愈发棘手,也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应该关注最多的问题。毋庸置疑,影片的翻拍并非在于再次唤起人类对外星生命的想象或颂扬某种抵抗外来侵略的英雄主义,而是向人类传达生态思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现代科技、以及呼吁和谐共存。

## 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反生态思想,生态文学批评的首要对象。历来人类总是那么高傲、自我、自负,视地球的一切为自己的财产,欲望驱使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自然或宇宙的掠夺。如今,人类能够进军太空并在那儿瓜分领地。影片中,克拉图警告人类他们的欲望已威胁到地球和宇宙的和平与和谐,挑衅只会将地球文明毁于一旦。但是美国警察并不听从其劝告,反而拘留他。国防部长命令科学家对克拉图的DNA进行解码并声称他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和他的存在是国家最高机密。国防部长所作所为把人类中心主义赤裸裸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也是此片的强大能量:辛辣地讽刺人类对宇宙万物的霸权统治。

生态作家和思想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由来已久,这还要追溯到他们对《圣经》的反生态思想的批评。美国生态作家卡尔森率先批判了《圣经》所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她指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类愚蠢地

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待自然。“犹太·基督教义把人类视为自然的中心,这一毒瘤已在人类心中根深蒂固”,于是,“人类是地球万物的统治者——动物、植物、矿产,甚至地球本身都是为了人类的存在而创造的”。(Gartner, 1983:120) 怀特·林恩与卡尔森有共同观点,他认为,“基督教是人类所有宗教中最最人类中心主义的宗教”,“它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论,而且坚持认为:人类为了正当的目的而利用自然是上帝的意愿”。生态思想家 John Passmore 也指出“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

影片开头,无数的警察被派去“围剿”克拉图所乘坐的飞碟,并逮捕了这位宇宙来的“大使”。即便他表明了来意,代表着一系列的文明,但是国防部长如此地强硬与固执以至于她说她代表整个人类并认为地球是他们的星球,坚持要使用武力来镇压征服这个所谓的“入侵者”,试图抢占和统治外星人。对于国防部长的这种所作所想,并不必感到惊奇。原因很简单,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她的大脑里作怪。英国生态思想家彼得·马歇尔曾指出,“《创世纪》1:28里最重要的词语‘kabas’和‘rada’在整部《旧约》里都有使用,意思是残酷的殴打或压制。”(王诺,2003)这种思想无形中是在引导人类使用武力来打压或残害其他事物。

人类中心主义将会把人类自身导向末路的这个假设表明,人类并不能主宰宇宙一切事物。Basil Willey 曾经强调:“这个世界里的所有物质都是结为一体的,就像树枝与树枝结为一体,而树又与供养它的大地、空气和水结为一体。”“万物为一,共同拥有一的资源。”如果有任何物种可以主宰,那么被主宰者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反过来主宰它。因此,如果自然不是因人类而生,而是人类因自然而生,那么人类就必须,谢天谢地,要服从自然

的规律,而不是他自己的规则。

## 科技至上的批判

自文艺复兴以降,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技得到大力地推崇。随着现代化不断地进行,科技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它被视为“现代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王诺,2008:178)不幸的是,它“逐渐被人们神化,视为超越道德、超越责任的,”似乎“无所不能、无往而不胜”。事实上,科技并非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永远正确,它带给人类的不只是方便或享受,也有无数不可收拾的恶果,这些恶果直接威胁着一切生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甚至整个宇宙自身。因此,承认科技在社会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观点。

影片中,克拉图造访地球的目的只在于给人类这种傲慢和盲目地生物带来一个信息:正是科技这把双刃剑会在将来毁灭自己和这个地球。然而,人类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愿意听从其忠告,相反国防部长命令其他人把克拉图暂时制服,对其进行注射药物,质问他并把把当作政府的财产。此刻,有责任的明智的科学家并没有听从国防部长的指示,但这并不妨碍她的野蛮行径,她总能找到愿意那样做的其他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片段撕破了“科技之上,科技永远正确”的面具,揭露了科技容易被有实权或财力操纵科学的人所滥用的弊端,而真正懂得合理使用科技的科学家却没有说话权。

如果要追究是谁的责任,造成那些威胁生态环境甚至毁灭地球的恶果,那么首先就应该考虑那些有权力、有财力操纵科学的人。然而,那些没有对社会、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负责的科学家同样理应对此承担责任。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们早就对这些没有责任心的科学家提出过强烈的批评。卡尔森就曾怀疑现在许多科学家的良心,他们是否曾经关心过自然生态系统不得而知。她还揭示出“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Brooks, 1972)这种缺乏远见用科技征服自然的说法很可能会毁掉人类生存必需的资源,给人类自己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从上世纪后半叶起,人类就进入了所谓的“超级科技时代”,科技能够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地球及其所有生物彻底毁灭n次。这个事实是令人难以置信和可怕的,特别是由于冷战时期军备竞赛的一系列产物,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它们的出现似乎又增大了有实权、财力操纵的人滥用科技的可怕后果的可能性。然而,科技远非是这些有实权、财力操纵科学的人或甚至科学家本身所关心的事情,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应该有对科技的使用的监督和批判的权利,并有权利制约其被滥用。显然,如果世界末日真的到来,要怪就怪人类自己的本性而不是科技所惹的麻烦。当明智的科学家

Karl问克拉图是否有其它办法,如某种科技什么的能解决这些麻烦,克拉图告诉他:“你们的问题不在于科技,而在于你们自身,你们太缺乏意愿来改变自己的观念了。”

### 呼吁和谐共存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人类中心主义是站不住脚跟的,滥用现代科技对人类后代的生存更是危险的。人类中心主义怂恿人类无节制地掠夺不可再生资源,而滥用科技只会造成整个生态系统的混乱。正如克拉图所言,“这个星球正在死亡,人类正在杀害它,地球的承受能力已达极限,我们得开始行动。”他启动毁灭人类及地球上的一切来拯救这个星球本身时说道,“此时,你们人类无法改变这一结局”。因此,人类急需一种新的观念来逃脱这场末日之灾。在人类意识到得与宇宙万物和谐共生之前,他们是毫无生存希望的。近来,一种称作“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它与“和谐共存”是相符的。

在20世纪60年代,Eugen P. Odum就提出“整体论”(holistic thought),他这种整体性研究方法对生态整体观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人们在各学科进行生态角度的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从生态学角度,史怀泽(1996)指出,“人类的同情若能不仅仅涉及到人,而且也包括一切生命,那么就是具有真正的深度和广度的伦理”。

然而,有时人类总能为自己对自然环境或生态整体利益所做的坏事找到理由。例如,为了局部生态系统的平衡来损害整体平衡就是他们常做的事儿。当前,许多发达国家把电子垃圾核反应的废料转移到一些欠发

达国家,这就是以损害某一地区的生态平衡为代价的。回到影片,无论是国防部长还是本森博士的继子雅各都把人类与一切生物分开来片面地对待而非把两者整体看待。外星可能存在的生物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同样人类的文明也是如此。人类没有理由为了自身利益而残害其他生物或摧毁其它文明。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支持者,他指出:“人类本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然而却使自己脱离了宇宙的其它部分。……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扩大悲悯情怀,去拥抱自然万物。”(Tyson, 1989:76)

“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是要去中心化”,即没去中心存在,“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把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王诺,2003:46-47)显然,人类生称其代表了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是荒谬的。他们只是这个系统的一个小部分,并且应该与宇宙的生物乃至非生命和谐共存。影片中,克拉图偶然遇见本森博士和雅各,她待他友好并帮助他躲过联邦的追捕。当程序启动要毁灭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时,本森博士告诉人类已意识到他们的本性具有毁灭性但不知如何做才能避免这一切恶化,她还再三地祈求克拉图放弃程序而给这些无知的人类一个悔过的机会。影片的结局是克拉图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拯救了人类和他们的栖息地。事实上,如果人类友好地对待宇宙的其它部分,他们也肯定同样受到友好的对待,这就是真正的和谐共存所在。

简言之《地球停转之日》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至上观,呼吁人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并提出新的生态伦理——生态整体主义。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也许会发现本影片还隐含着其它伦理思想,这还有待仔细体会。有趣的是,你也许会问这部影片在试图告诉观众外星人真的存在。然而,这并非是此片所关注的。其实,一方面克拉图这位来自银河系的虚拟外星使者不过是整个自然的象征符号,他犹如自然一样拥有强大的能量和万能的力量。自然能够创造一切,同样也可以毁灭它;但自然在作这样的决断时通常是以其本身的损害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国防部长或其追随者也不过是那些固执愚昧无知自己已经深陷末日的危险之中的人类的缩影,待到末日来临他们方才明白一切悲剧均出自于自身的邪恶贪念。

### 参考文献

- [1]Brooks, Paul.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pp.293-294.
- [2]Gartner, Carol B. Rachel Carson [M].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1983, p.120.
- [3]Tyson, Wynne. The Extended Circle [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p.76.
- [4]史怀泽. 敬畏生命[M]. 陈泽环 译. 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 [5]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6]王诺. 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 作者简介

林庚福,广西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08级硕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上接43页)

势群体,在她们的身上反映出了当今香港社会存在的关于孤寡老年女性的精神慰藉问题,关于单亲家庭的社会福利问题,关于女性新移民的家庭暴力、社会福利等问题。贵姐和梁阿婆是不幸的,却也是幸运的,贵姐为人宽厚善良,儿子也是乖巧听话,一家两口也过的和睦融洽,亲情味十足;梁阿婆也是幸运的,遇到了贵姐,贵姐不仅经常帮助她,还答应照顾她的生前身后事。这样的一种安排,是许鞍华导演以一个温情的处理方式化解社会问题,让观者深深被影片中所展现的人性善良与美好的温情所感动,同时以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达到呼吁人们追求人性善良美好的情感诉求。

但到了《夜与雾》,许鞍华导演则以王晓玲的悲惨遭遇,以直接触及家庭暴力、新移民社会福利这些社会问题的方式来直击观者的心,以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展示来拷问观者,来呼吁和期望社会的改良,来改善这些社会问题。这就使得导演对人性的呼吁,已不再仅仅寄期望于个体对人性善良美好的追求来改良社会,而是呼吁整个社会来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呼吁整个社会对这些女性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 三、许鞍华的美好期许

许鞍华的“天水围两部曲”,犹如一湍河水,平静流淌时,如《日与夜》那般平缓恬静,润物细无声;但当平静的流水到达了瀑布口,顷刻

刻间坠落潭底,又如《夜与雾》那般让人唏嘘不已;但最终河水坠入潭中,又将开始平缓的流动起来。正如《夜与雾》的结尾一样,同样寄寓了许鞍华导演的美好期许,她让年幼的王晓玲再次离开父母,告别家乡,一切都重新开始,因为她相信只要人们能充满人性关怀,社会也尽可能的改善这些社会问题,那么王晓玲的这次出行,结局将不一样。

### 参考文献

- [1] 白夕《悲情的市镇、柔软的心》. 观察与思考,2009(12)

### 作者简介

邢成武,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09级电影学硕士。